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
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而
踈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
者微役不及而累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元

武林道士 楷 伯 秀 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失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感衰
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為治
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
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
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
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
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
之至易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

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
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
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
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為之至易
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
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為內福也故
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
避此世之大迷也盡地而循之其迹不可
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權
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
得故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
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
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已而成物聖人生焉則
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
大於是其為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
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
大於是其為物也自無為有重如地而人
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盡地而趨不
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往唯曲乃所

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為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為事。

特因時來，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接接與之歌，以信之，則迹絕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畫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為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道尤危。迷陽謂晦明晦明，則行完卻曲，謂退身曲全，安於分內。木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與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讖孔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人惡有其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

庸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為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持一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殺戮，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卻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

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誤
誤臺吾行二字誠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不可不盡
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
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為善美矣是以
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
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
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如愚之臣
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
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蓋聖
○ 尊道之心固將自化美必輕往以資驕志
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
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
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
啓物歟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
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
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
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達於言下悟
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
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

寒風波而戒實喪顏固將傳誨以就
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
世惠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
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樸杜以
無保焉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
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
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
至雖欲臍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
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
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債固不容
○ 由斯道遠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
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
杜眾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火桂漆
之喻勸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
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一

武林道士楷伯著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美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嘗手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